



錦繡山河

楊朔 著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

新大衆文藝叢書

錦繡山河

錦 繡 山 河

作 者 程

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電話掛號二三七三

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一月北京第一版

印 翻 許 不

〔115〕1—10000

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後的，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學的，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，加上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援助，其中主要的是蘇聯的援助，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快的，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成功的。

——毛澤東

上篇 「解放軍打到那裏，鐵路修到那裏！」

—
這一天，正是三伏，鐵道兵團的大隊長李湘帶着人，跟在戰鬥部隊緊後尾，從漢口過了長江。

江心熱氣騰騰的，好像一鍋開水，李湘的心更滾熱。想想早年自己在湖南老家挑青菜、打短工，後首跟上紅軍鬧革命，一晃二十年了。二十年來，他走了大半個中國，從頭到腳，前前後後掛了十四次花，眼時將近四十了，流血流的太多，瘦是瘦，

筋肉可還像生鐵鑄的一樣，兩個頸窩下去很深，眼眉又粗又黑，那付頑強神氣，好像槍砲也打不倒他。就在他身上，清清楚楚留下了中國革命腳印。

且看他左手當中那根指頭，老彎着，伸不直。說起來要倒退十五年，那時紅軍已經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，一九三五年大年三十晚上來到貴州烏江南岸。敵人有好幾個團，堵在對岸。紅軍要渡江，當場組織了突擊隊，李湘便是當中的一個。他們有的浮水，有的坐着小竹排，連夜偷着過江。天空飄飄揚揚下着大雪，水深，黑浪一滾一滾的，有人半路被浪捲走了。趕到爬上對岸，全凍得牙齒磕磕地響，大家成堆擠在山脚下，背靠着背，胸貼着胸，互相拿熱氣暖着。山上就是敵人的排哨，不到一百米。李湘自抱奮勇，領着三個人去摸排哨。可笑哨兵抱着槍睡了，下剩的敵人擠在間草房子裏，都脫着睡呢。槍一響，統統捉住。敵人的連部不明白情況，吓跑了，跑到團去，團更慌，嘩地退下去，旁的團也亂了營，紅軍的大隊便趁機渡過烏江。李湘却在混亂裏掛了花，手指頭打斷一根筋。……

再看他眉心當間，不是有塊小指甲大的疤痕？那是在大渡河受的傷。當時情況更

緊。敵人前頭堵，後頭追，兩翼側擊，一步也不放鬆。紅軍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四十里地，到了瀘定橋，河對面便是瀘縣城。正下大雨，大渡河又深又急，風浪翻騰，河上原本有座鐵索橋，搭着板子，可以走人，這時叫敵人把板子都掀掉了，堆在那邊橋頭上，河上光剩幾根大鐵鍊子，風一吹，鋼鐺鋼鐺碰的亂響。可是紅軍非過不行！要是不過去，敵人說話就要追上來，毛澤東同志帶着黨中央的機關就在河邊上，那有退路？說聲成立突擊隊，連長支部書記紛紛報名，李湘當時是連長，脾氣又火爆，自然不落後。一共是十八個人，天一冒亮，吃了現買的雞酒，前後分成三組，一律橫揹着槍，騎上鐵鍊子往對岸突。鐵鍊子搖搖晃晃的，離江面一丈多高，敵人緊打槍，這邊也用迫擊砲掩護。一個同志中了子彈，掉下江去不見影了。那十七個人頂着大雨，冒着子彈，生死早扔到天外，只顧攆着鐵鍊子往前爬。敵人慌了手脚，把橋頭堆的板子倒上兩桶洋油，點起一把大火，封鎖住橋口。李湘等一踏上岸，手榴彈擡過去，冒着火鍊朝前直突。這時，下游另一處紅軍也突過河。敵人亂了，跑了。李湘等趕緊找板子鋪好橋，毛澤東同志便安安穩穩過了大渡河。不大工夫，尾追的敵人追到南岸，鐵

索橋早叫紅軍炸斷了。

李湘的衣服燒了，身上的燎泡有鈴鐺大，眉毛全都燒光，眉心當間不知怎麼受了傷，直到今天留下個疤，成了大渡河十八勇士的記號。

後來，在抗日戰爭初期，平型關一仗打壞了他的胳膊；創造冀東根據地時，有一回襲擊倒流水金礦，跟日本鬼子拚刺刀，叫敵人一槍把子打掉兩個門牙，後首才鎖上假牙。

……解放戰爭爆發了。國民黨進攻東北，李湘帶着團守山海關，守了一個月零二十天，不想一顆子彈從他背後穿進去，夾在肋巴骨裏。人昏了一天一晚，第二天活過來了。要取子彈，得先起去一根肋巴骨，就沒取。傷養好後，平常也不怎麼的，有時出汗，咳嗽就痛。爲了這個，他不得不脫離前方，轉到鐵道兵團去。乍一轉，心裏真不是滋味，活像個掉隊的戰士，睡覺睡不穩，吃飯也不香，老是想舊日的部隊，想那些烈火一樣的戰鬥。想到極處，背着人還掉過淚呢。

但他明白鐵路對戰爭和建設的重要，就把全身的精神投到工作裏去。從東北搶修

到華北，華北又轉到江南，第一脚踩到長江南岸上，踩到二十年前他鬧革命的老地方，渾身輕飄飄的，好像變成朵雲彩，心都飛了。別看他那麼個硬漢子，一歡喜，可像小孩一樣，無緣無故會裂着嘴笑。

這當兒，衛生隊的女護士柳光扛着一大袋麵，汗順着鬢角往下流，走下船來。李湘興沖沖地叫道：「柳光，怎麼總是你跟伙房？」

柳光放下麵，也不說什麼，垂着眼皮輕輕地笑，一會問道：「大隊長離家不遠了吧？是不是要回去看看？」

李湘擺着頭笑道：「顧不上，顧不上，任務緊着呢！」便離開碼頭，奔着車站走去。

說他根本忘了家，也是假的。他家裏有父親母親，還有個兄弟。搬着指頭一算計，父母都有六十歲了，兄弟當時還是個孩子，眼下說不定變成孩子的爸爸了。這些年來，生裏死裏，滾來滾去，滾到革命勝利，重新回到本鄉本土，誰不盼着見見家鄉的親人！

黨的任務却是第一。你想，八月五號長沙剛解放，沿線的橋梁都叫敵人炸壞了，『四野』命令把鐵路首先修到岳陽，李湘那麼個血性人，還會不急？恨不能一下子趕到現場去。費事的是些大大小小的鐵船，三千來斤重的，一千來斤重的，你要修橋、打樁、搭浮橋，非用不行，帶起來可真費手脚。鐵路還能通到汀泗橋，武昌站上，戰士們正忙着往火車上裝鐵船。

就在李湘走進站台那一刻，一羣戰士頂着底立起隻小鐵船，船的平頭在上，尖頭朝下，打算借着勁把船翻到火車上。剛一立起，尖頭站不穩，直支扭，吓的戰士們嚷道：『哎呀，船要倒啦！』手一慌，船支扭的更兇。

只聽見一個頂着船底的戰士叫道：『你們快躲，有我頂着！』

那些戰士唰的兩邊跑了，才一躲開，船倒了，那個頂船的戰士壓到底下去。

李湘驚的兩手一張，三步兩步跑上去，幫着大夥挪開船，親手扶起那個戰士，不覺呀了一聲道：『這不是孟志林麼！』

孟志林早壓了個半昏，人事不省，也就是一口氣。不一會，柳光弄來付担架，把

他抬到衛生隊去。

二

李湘認識孟志林，不只因為孟志林是搶修淮河大橋的出色功臣，當中還另有一段緣分。原來在東北解放本溪時，有一天，一個礦工找到大隊部，要求參軍。那人很年輕，長得細條條的，臉像黑鍋底，衣服破成爛布絡了。問他來歷，知道他是關裏人，鬧日本那時候，爺兒兩個叫鬼子抓到礦山當勞工。老的年紀大，經不起折磨，病倒了，沒等嚥氣，叫工頭拿柳條裹着丟到野地去。他呢，忍飢受氣，總算熬到今天。李湘見他挺爽脆，留到大隊當通訊員。衣服一換，臉一洗，還是個滿秀氣的青年——飽鼓臉，飽鼓眼，心眼也靈，做事十分精細，就是有點小毛病，譬方說初首上操，口令不熟，動作一錯，臉忽地就紅了。李湘心想：『怎麼一個工人還像小資產階級一樣愛面子？』後首留神一看，看錯人了。這個青年是又自覺又要強，無論什麼事，不等人

說，總是搶先做了。你要給他個任務，豁出命去也要完成。有一回送信，他認字有眼，送錯地方，難過的一頓飯沒吃，從此永遠揣着根半截鉛筆，一有空找張碎紙便寫起來。這正是強烈的革命自尊心。這種自尊心發揮起來，你看他在淮河橋上那個潑呀，抬道鐵砸掉腳指甲，按上點土纏一纏，響都不響又幹去了。修完橋他立了大功。提到連隊當班長，還入了黨。

那一晚上，樂的他怎麼也睡不着，想起先前的日子，挨打挨罵，誰拿你當人待？眼前這樣的光明社會，到那兒去找呢？想着想着，好像對不起誰似的，又懊悔起來：『爲什麼我沒更多作點事呢？下次更得賣力氣了！』

不會想一過江便砸傷了。

孟志林甦醒過來後，脊梁痛的要命，一點不能動。柳光給他打了一針，醫生細細檢查一遍，還好，脊梁骨沒斷，受點內傷也不太重。大隊先一脚搭火車到了汀泗橋，又起早趕到湖南邊境去，隔兩天，衛生隊也就從後邊追上了大隊。

孟志林像個癱子，從早到晚躺在牀上，要翻過，小肚子像刀絞一樣。吃飯，喝

水，吃藥，不用說，都是柳光親手照顧，就是拉屎撒尿，也下不了牀。偏偏又趕上跑肚，半夜跑了一牀。柳光沒有半句怨言，慢騰騰地替他收拾乾淨，早晨又拿着褲子去洗。有人一扭臉說：『你也不怕臭？』柳光垂着眼皮，搓着衣裳說道：『臭什麼，都是同志！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互助，誰斷得了有個三災兩難的。』那人却起了疑心，背後亂吹風說：『柳光是不是和孟志林有關係了？怎麼對他那樣好？』

柳光聽見風聲，塑在那兒像個泥胎子，半天不動，委屈地直想哭。她言語遲，心地善，樣子很怕事，像缺個心眼，免不了有那尖嘴嚼舌的人笑她道：『我看你真應了那句俗話——茶壺裏煮餃子，一肚子東西掏不出來！』她笑一笑，也不還言，成天價替戰士端湯送藥，縫縫補補，十宿八宿不脫衣服睡覺，多會也不發牢騷。一看見病人掉淚，自己也掉淚，有時死了同志，一定親自送到墳地去埋，難過的哭，一連幾天吃不下飯。你說她脆弱吧，吃苦耐勞，可又不次於男人。膽量也大，死了人，黑夜總是她看死屍，一鬧特務，還拿着槍站崗。

自從聽見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後，她對孟志林倒不大自然了，出出進進，眼睛老躲

着他。一遭兩遭，孟志林也多了心。有一回，柳光來量體溫，孟志林盯着她道：「柳光同志，你給我提意見吧，我知道自己是不好！」

柳光楞了楞，沒回過味來。孟志林接着說道：「我真恨我自己，年輕輕的，倒像是七老八十的棺材瓢子！人家同志們都在現場上，忙的透不過氣來，我可好，躺在這等人伺候！」

柳光忍不住笑了，慢靜靜地說道：「別胡思亂想了，你是不對勁啊！躺倒的也不光你自己，咱們一個大隊就病了七百多。」

孟志林瞪大眼問道：「什麼病？是瘟疫麼？」

柳光輕輕嘆了口氣道：「水土不服唄！」

乍一過江，北方的戰士真不慣。天道熱，人帶三分病。一走道胳膊腿發酸，見了涼水就喝，不是拉痢，就是瀉肚。鬧的正兇，瘡子來了，蚊子又多，一鬧更沒個完。鬧到最後，一個連只有幾十個人上現場，東倒西歪的，吹幾遍哨子也不動。幹活時，搬石頭也好，扛道木也好，都沒有勁。就愛下河泡着，可也泡不久。一會上來啦，跑

肚；一會又上來啦，又是跑肚。瘧子猛一下就纏上了人，冷的人抱着膀直打哆嗦，過一陣又燒，燒的人滴溜嘟嚕說胡話。現場的人越來越少，衛生隊的人却一天多似一天了。

柳光分的病號多，格外忙。起早貪黑，跑前跑後，喘氣的工夫都沒有。剛端起碗扒拉兩口飯，便有人叫：『小大姐！』一個人這樣叫，都跟着叫，不久，小大姐就變成柳光的稱呼了。

孟志林見她累瘦了，心裏過意不去，對她說道：『我已經能坐了，往後不用你多分心啦。』

柳光往耳朵後掠掠頭髮道：『沒什麼，累不着。』照顧的更勤。

有一天正晌午頭，晒的了不得，柳光給一個病人打完針，到孟志林屋裏去收拾吃飯傢私。進屋一看，被單踢到旁邊，牀上空了。哎呀，人那去啦？這個人近幾天變得有點躁，老急著要回現場去，別是任性走了。心裏一急，嘴裏叫道：『孟志林同志！孟志林同志！』一面叫一面跑到外邊去，圍着房子找了一圈，却見他躺在往廁所去的

道上，扳着肩膀搖了搖，眼也不睜。想攆他回去，高低拉不動，招呼人幫一手吧，正睡午覺，也不願驚動人。柳光便扒下去，用力拱到孟志林身底下，拱幾步歇一歇，拱幾步歇一歇，一點一點把孟志林拱回屋去，好歹拖上牀，灌了幾口水，又使濕手巾按在他的腦袋上。

孟志林乍一醒，左右望了望道：『糟糕，我怎麼昏倒啦！』

柳光眼淚汪汪地說：『還說呢，可急死人啦！你怎麼有事也不喊人家一聲？』

孟志林難爲情地笑道：『我尋思快好了，不願多麻煩你，想走兩步試試，誰知道這兩條腿就不是我的了，腦袋裏忽地一轉，就暈過去啦！』

柳光垂着眼皮輕輕說道：『說什麼麻煩不麻煩，糟壞身子，還不是革命的損失！我就是心太軟，看見別人遭點罪，不由自己就……』說着掉下淚來，拿手背擦了擦，又道：『也許是我自己受的苦楚太多……不瞞你說，我從小賣給牡丹江一家人當童養媳，挨罵、罰跪，一天不定打多少遍，生生把我揉搓成這個窩囊樣子！我尋了幾回死，也沒死成，末尾一回解放軍來了，自己心眼笨，也不懂解放不解放，又投了江，

幸虧一位同志撈出我來，把我送到部隊的醫院去。我見生病的同志爲了革命受多大罪，一心一意只想留下照顧病號，也盡盡我一分心事，就留下了。……」

她還待往下說，只聽見指導員在院裏叫道：「柳光，柳光，又有病號來啦。」

柳光答應一聲，扭身走了，不大歇提着背包，領着個人走進來。那人長的五大黑粗，掛着個臉，好像跟誰賭氣似的。柳光把背包擱到一張空牀上，幫他解着繩子，一面問道：「你吃飯沒有？沒吃我給你弄去。」

那人正沒好氣，也不答腔，一屁股坐到牀上，嘴嚙得挺高，高的能拴個大毛驢。

三

那人也真有點驢脾氣，非順着毛摸不行。整天價總是喪着個黑臉，好像老陰天。

誰要不小心碰他一下，惹他一句，張口淨說不好聽的話。有那嘴強的冷笑道：「哼，我看你瘡子沒來，先發起燒來啦！」這一刺，那人煙燻火燎的，蹦着高叫道：「燒你